

圣慎解读

和父亲走路

□李小鹏

前些天,迎着微凉的风,和父亲走在路上。不知道走了多久,恍惚间,竟觉得这一生我也像是这样和父亲一起,在一条长长的路上慢慢地走着,走到天与地老,走到世界的无常都归于沉静。

小时候出门,父亲总是走在我的左侧,把我夹在他和路边的中间。他的左侧,是呼啸而过的轿车和发出轰隆声响的大货车。路并不宽,有的车甚至是擦着父亲的身子过去的,然后甩出一大团夹杂着尾气与灰尘的风,砸在我们的脸上。父亲会加快脚步,走到我的左前方,用他的身体为我拦截下烟尘,即使只是一小部分。

在父亲的身后,我可以放心地低头走路。他似是屏障,隔开马路上的车水马龙,把我护在内侧,任何想要冲击我的危险因子必须先从我身边突围。我偶尔抬起头来,父亲刚好转头,我便看见他炯炯有神的眼睛在不断地扫视着,探照灯一般,关注路面变化、警惕人车来往,一只手背在腰后,时刻准备着伸出,把我拉到他的右侧。父亲的路走得很直,不像我,走得歪歪扭扭,若此时是雪地,父亲留下的脚印必然是笔直的一条线。跟着父亲走,永远都不会迷失方向。

有一年深秋,父亲带着我沿一条小路登山。路边长着红枫,像是晚霞诞生的源泉,红得铺天盖地,红得惊心动魄,只是在树下走着,一股旺盛的激情就止不住地从心底冒了出来。父亲显得兴致勃勃,走得很快,不多时,我就只能望他的背影。稍一停下休息,父亲就消失在了红枫的深处,侧耳倾听也捕捉不到他的脚步声,只能听到秋风飒飒,枫叶嬉笑着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我不敢犹豫,虽然大口地喘着粗气,感觉喉咙间卡着一枚燃烧的枫叶,但还是迈开脚步,一层层地向上爬。

“我以为你要歇一会儿才能爬上来。”父亲没有走远,就在隔着两个转弯口的平台上等着我。我笑了笑,走到了父亲身边,没有停留,继续向上攀登。

父亲这次反倒走在了我的后面,和我保持着一段台阶的距离。或许是担心我体力跟不上,一脚踩空,他能在后面接住我。但正因为父亲在后面,让我有了被追赶和鞭策的感觉,不肯放慢脚步。我不可能永远走在父亲的后面,我总要走到前方,去领先,去探索,去超越,去走属于我的道路。想到这,内心的骄傲如枫叶一般,突然燃起

熊熊火焰,让我的目光变得分外坚定。

当然,登山不仅是为了攀登,也是为了攀登途中的风景。我不时地向两侧望去,树林阴翳,山谷幽深。远方,天地辽阔,群山昂首。那些高不可攀的峰峦叠嶂,都俯下身子,而那些纷纷扰扰的,都被树木遮挡。人间已远,靠近的,是自然的永恒与博大。

这些都是我跟在父亲身后时未曾注意到的。此时,它们迅速占领了我的胸膛,在里面生出了层云。

不觉间,父亲已经跟了上来。他没有说话,站在我的身后,直到我回过神来,然后一起继续攀登。

越往上,疲惫就越是沉重。我脸上的汗水已经不能满足于安静地待着了,争先恐后地向下落去。父亲喘粗气的声音仿佛还比我大一些,但他并没有停下,保持着既定的节奏,守在我的身后,如最坚强的后盾。直到登顶后,我才发现父亲的腿在微微地打颤。

我后来知道,那时父亲的膝盖抱恙未愈,走起路来会有隐隐的疼痛。闷头爬山的我,并不知道他在我的身后,承受着怎样的痛楚与疲惫,我只记得在山顶上时,他望

向我的眼神里满是欣慰与鼓励。

昨日去登山,下山时,看见一对父子。儿子走在前面,父亲走在后面。儿子的眼睛炯炯有神,探照灯一般,左右扫视着。父亲的目光只在儿子的身上,神态安然。

多么熟悉的一幕!我意识到,我也到了该下山的时候。



好境由人

花

□刘秀玲

骨



房间案头有一只不能盛水的工艺花瓶。玻璃制作的方形瓶体,半截镂空银灰色瓶套。瓶内装有一束白玉兰干花。后来朋友送我一束薰衣草,我随意插在里面也变成浑然一体的干花束。

说来话长,我有收藏秋物的习惯,每逢秋季赏景都带回品类繁多的花草,比如:林间捡拾的枫树枝,大漠胡杨落地的叶片,水塘边的残荷、蒲棒、野蒿,还有一大朵自西藏带回风干的雪莲花。这些没有人工痕迹、完全由大自然的体温所决定的“标本”汇聚在一起,别有一番情趣。枯萎中留有余香,葆有曾经盛开的魂魄,独立于一身傲骨,还有什么比它们此刻的姿势更真实呢。

一花一世界。每一种生命都是个体,在自己的世界独自完成一生。深秋里,我经常见到街角、庭院、小山上有不知名的野花,水粉、淡紫色,格外耀眼,因为众花已经谢幕,萧瑟中它已成为风景,柔弱中的坚强令人心生怜悯。

家门前有一簇栀子花,七月的枝头满是花蕾,稍不留神,便盛开了,乳白色的花瓣层层叠叠挺厚实,抱成一朵朵白色花团,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馨香。栀子花就这样无休止地次第开放,直盛开到九月底,花落后,恢复叶子的寂静。时至初冬,栀子树上竟然又冒出一支花蕾,像襁褓中的婴儿探出头,展开花瓣,叶子般寂寞地盛开。迟开的栀子花于冷风中瑟瑟发抖,我毫不犹豫地将它采摘,着实做了一回“采花大盗”。或许这是一种救赎,把它夹在书里,作为生命另一种补偿,使它一页页翻转,零落成骨互为芳菲……

深秋以后大地是孤独寂寞的。

我喜欢芦花,尤其在深秋时节,遥望四野满目苍凉,走着走着眼前浮现白茫茫的芦苇荡,于风中频频点头。世界仿佛突然静止,苍穹高远蔚蓝,芦花洁白浩荡。我折一支芦苇,想不到纤细的芦苇瞬间将我指尖划破,这使我感知芦苇的疼痛。它虽然轻盈纤细却不可随意冒犯。“一苇以航,通彼远方。”苇,可以做舟渡水,渡劫生命。法国作家帕斯卡说:“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。”而在我看来,芦苇也是一个个有思想的人,因为柔弱,它们抱团取暖,齐刷刷浩浩荡荡站成一片海洋,风徐徐吹来,连绵起伏的芦苇令人心潮激荡。

此刻,天已转凉,风正为冬天磨刀。深秋的最后一场雨下在哪天已记不清,却记得天降下第一场雪。第一场雪是新鲜的,到处能听到雪的声音:“呵,第一场雪。”雪也是花,花骨柔软,可变成河。冬天的雪适合眯着眼仰望天空遐想,在这银色的世界,我们在长春相遇,漫步在飘雪的路上……雪花是孩子洁白的梦,是老人在陈旧的岁月翻出的纪念册,隐藏着岁月里相似的悲苦与欢乐。雪花落在树枝上,一朵一朵地制造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景象。

这是一种无骨的花,奇妙的花,它装不进我的花瓶。它们来去匆匆,没有一片雪花甘愿做成标本。

大山里的日子

□朴玉文

心泉叮咚

满的。只需一勺大酱,就能炖出大山里独特的味道。或是一家人团团围坐,打发安闲的日子,享受片刻的温馨,或是请来左邻右舍大碗喝酒,大口吃鱼,即便是自家酿的小烧,也会一醉方休……当年捞鱼的筐早已破败不堪,至今我还保存着。我常常用它捞星星,捞月亮,捞过往的日子,但是,捞得再也不是活蹦乱跳白花花的鱼了,白花花的只有岁月,只有头发!

山里红

趁着还未上冻,挖个坑,用心铺好沙子,把山里红放进去,让秋天开始冬眠。时间虽然被封,但空间里却藏着一团火!日子,最适合下雪了。每一场都是一张宣纸,引得白山松水毫不保留地主动把自己放上去。于是,便有了一幅幅浑然天成的水墨画……也许是看得太久了,心里总感觉缺了点什么。直到除夕夜,一枚枚山里红从泥沙里破壳而出,才圆满了心愿。那久违的味道,美了红红的灯笼,美了火火的秧歌,更是美了红红火火的日子!

红红火火被面

□卢海娟

老家叙事



在我的老家,姑娘们结婚最看重的就是“铺盖”。

母亲结婚的时候只有“两铺两盖”,叔叔婶子结婚的时候就做了“四铺四盖”,这是母亲一生的心结。

所谓铺盖,就是被褥。生了儿子的,老母亲早早就要为儿子准备结婚的铺盖,最少要准备两套。被面都是纯棉斜纹布,一律红色底子,有的带着大朵粉艳的牡丹花,青枝绿叶,上有双飞的蝴蝶,有的不但有花朵,还有喜鹊登枝,或是鸳鸯相伴,也有的花朵之间彩凤飞舞,凤尾斑斓绚烂。红绿粉蓝黄,最艳丽的色彩堆叠出喜庆红火的氛围。被里是白色的,在被面四周包出十公分左右的白边,更显被面的娇艳。

褥面多为绿色或是绛紫色底子,也有湖蓝色大绒面料,因布料面幅窄两侧各镶嵌半尺宽的黑边,花朵以及吉祥的鸟儿蝴蝶与被面大同小异。褥里多用蓝色或是红色大方格,也有红绿蓝相间的小竖条纹,因为褥面镶了黑边,缝制时四周的包边一定要窄窄的,大约两三公分就好。

倘若姑娘要四铺四盖,通常是婆家准备三套,娘家准备一套。结婚那天,婚前新娘的妹妹要叠被子,一床褥子一床被,喧腾腾的被褥叠放到柜盖上,被褥两头因包边镶黑白相间,中间红红绿绿,从柜盖到棚顶,富丽堂皇。要把娘家的被子叠放在婆家准备的被褥上头,意为新娘子在婆家占住风头。

四铺四盖象征四平八稳,四季平安。不管几套铺盖,新婚当晚炕上只放一套被褥,此后,这一套被褥便伴随小夫妻,炕上柜子上,放下又叠起,叠起又放下,日子就在这叠叠放放中走远。

做了媳妇,就要会过日子,柜子上舍不得用的被褥,挑两套用塑料包裹了,依然放在柜盖上。常用的被褥,因为日常拉扯拽拽,因为小孩子又拉又尿,棉絮变得又硬又薄,被里也脏了烂了,只好拆洗了,重新弹一弹棉花,扯几尺布给长大的孩子做一床小被子。只剩下一床旧被面,虽经岁月洗礼,依然年华灿烂。

等到过年扭秧歌的时候,被面褥面再次粉墨登场,为喜庆的春节增添异彩。

头顶三角形花冠,花冠上有彩蝶翩翩,戴一副黑墨镜,打了腮红涂了口红,身穿绿的黄的粉的毛衣,再搭一件由“被蒙子”客串的披肩,系一条大红被面扎成的长裙,踩近一米的高跷,左手执彩绸右手执扇,这就是秧歌队里最靓丽的姑娘,当然,摘了墨镜时总有小孩子惊呼起来,大叫哥哥或是叔叔。

年岁大的男人不戴花冠,只戴一朵大红花,脸上也涂抹重重的油彩,他们不穿被面缝制的裙子,用两条绿色或是紫色的褥面做成阔腿裤,有时两条褥面难配成同一色系,索性一绿一红,别具特色。男人们腰系大红绸子,喇叭一响,秧歌扭得比谁都浪。

打头的不穿花裙不穿花裤,只把一床绿的蓝的被面斜披在肩膀上,像是披一身袈裟。他右手举一根有彩饰的指挥棒,秧歌队的节奏,全凭他掌控。

在东北,每一件喜事都离不开红红火火的花被面,结婚如此,过年如此,生小孩儿去“下奶”,也可以扯上三尺大花布,给孩子做“尿裤子”。

只是,被面褥面毕竟属于铺盖之物,没有人用这种花布做衣裳,尤其不能用被面做上衣、做头巾。偶尔有女孩扯几尺布做裤子,倘若颜色太艳,太过花哨,婶子大娘就会在背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语:“这谁家的姑娘,把被面子裹身上了,真不嫌乎磕碜。”

在我们老家,铺盖有铺盖的专有花色,衣裳有衣裳的特定要求。铺盖属于夜晚,红红火火的花被面,到了白天,就要被叠起,束之高阁。

红红火火的花被面,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,这经典的东北元素说道还真不少呢。

蜻蜓

白天的时候可以点水,可以立上尖尖角,也可以用翅膀驮着蓝天白云,在金黄的稻田上漫步。一上午,一下午,甚至一整天陶醉其中。我突然灵机一动,便伸出了一根手指,等等……终于在黄昏时分,有一只蜻蜓落了下来,好一会儿才安静下来,如同昏昏欲睡的夕阳。我原本希望它在手指上过夜的,可它却在傍晚来临之前,不知在何时,飞向了何地。茫茫然,我又伸出了一根手指,伸向了无边的夜。此刻,我不知道蜻蜓还会不会来?

捞鱼

一筐下去,再用脚踏一踏河边的草丛,提起时,眼前一片白花花的,在挣扎,在跳跃,鲫鱼、柳根、花泥鳅……应有尽有。不出一里地,水桶里就装得满

深情地吃

藏在酸菜里的冬天

□李珍玉

有人说,冬天是随雪而来的。在东北就是如此,初雪过后,进入低温天气,这时候,家家都喜欢吃点热乎乎的菜。我的童年记忆中,出场率最高的就是炖酸菜。所以,我觉得冬天是藏在酸菜里的。

农家人吃的酸菜,都是用自家种的大白菜腌制的。我们老家也把腌酸菜叫作“渍酸菜”。霜降过后,奶奶就开始渍酸菜了。虽然渍酸菜的步骤并不复杂,但是奶奶却有她独特的流程。她会挑几个阳光明媚的日子,先把大白菜晾晒一下,她跟我说过:“白菜晒一晒,腌的时候更容易入味。”

白菜晒好后,奶奶就开始忙碌了。首先是清洗陶缸,她会先用开水烫一烫,刷洗干净后,再抹上一层高度白酒杀菌,然后放着晾干。接着是收拾大白菜,大概有四五十颗,奶奶都会耐心地把白菜外层的叶子扒掉,这样白菜就很干净了,不需要清洗。然后我帮忙搬运白菜,奶奶就开始渍酸菜,她先在缸底铺一层大粒盐,接着放一层大白菜,再撒一层大粒盐。就这样一层白菜一层盐,把所有



的白菜放好后,还要放一块大石头压在上面。我一直觉得,大缸上面露个大石头,是那段时间村里各家的特色。

渍酸菜的最后一步要等上两三天,当白菜失水塌下去后,就向缸里倒入没过白菜的清水,再放入一大勺醋或白酒,最后密封好。等上一个月,酸菜就可以吃了。如果赶上谁家杀猪,奶奶一定会买上几斤五花肉和猪血,炖上一大锅热乎乎的酸菜。一家人坐在一起吃炖酸菜,就像过节一样。我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做一大锅酸菜,而且炖酸菜不怕剩,越热越好吃。

除了炖酸菜,奶奶还会把酸菜剁碎,跟肉馅一起和馅,包饺子、包包子、烙馅饼,都非常美味。酸菜也可以做酸菜炒粉,配上米饭,或者烙一盆春饼,卷起来吃也是越吃越香。可以说,酸菜怎么吃都吃不腻,几乎没有人不喜欢它。

酸菜就这样陪伴了农家人的整个冬季。当冬雪开始融化,大地生出绿芽,酸菜才渐渐退出农家餐桌,而冬天也随着春风的到来落下了帷幕。

乡愁

□刘凤琴

心存的爱
让我在梦中
去亲吻久别的乡愁
不论你在哪里沉默
我总会看见你
月在中天的时候

你俊美的模样
守望在红叶飘落的路口
还有那诱人的颜色
静静地
为大地铺上了一层锦绣

我曾爬上一座座高山
眺望
呼唤
久别的时光
满目都是令人陶醉的时节
我便放声地呐喊
去亲吻慈母般的乡愁

乡愁啊
请让我依偎在您的怀抱
让我敞开心扉
虔诚地为您守候

我在深思
乡愁是什么
乡愁是一杯最暖的酒
我几近大声地呼唤
醉在了故乡的门口